



【文艺观】

光影无声,瞬间永恒

——品读曾毅摄影艺术

□李笑涛

在中国,摄影一直被看做是舶来品。我们认为照相机及摄影技术最早源于法国。在照相机进入中国的一百多年时间里,从开始蒙昧地排斥摄影(认为这是一门邪术,能摄取人的灵魂),到把摄影作为一门独立艺术,这期间经历了非常复杂的艺术论证过程。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,新时代的中国人紧随国际摄影技术发展的步伐,中国的摄影界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摄影大师,其中就包括山东大名鼎鼎的曾毅先生。

但是根据曾毅先生考据,世界最早的摄影技术其实发源于中国。《墨经·经说下》中留有这样一段记载:“光之人,煦若射。下者之人也高,高者之人也下。足蔽下光,故成景于上;首蔽上光,故成景于下。在远近有端与于光故景库内也。”在曾毅先生看来,墨子的“小孔成像”技术就是世界摄影技术的最早源头。

曾毅,著名摄影家、策展人和社会活动家,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,国家二级教授,意大利佛罗伦萨国立美术学院荣誉院士。现任丝路国家摄影组织国际联盟执行主席、东方国际摄影艺术促进会主席。其从事摄影创作50年,并在国内外荣获众多奖项和荣誉,20多年来应邀在欧美举办个人摄影艺术世界巡展、进行讲学及学术交流活动,在欧美各国产生了广泛影响。他的近百幅作品被各国博物馆、美术馆和艺术机构收藏。30多年来曾先后组织策划了“国际和平年全国青年摄影大奖赛”“中国孔子文化摄影展”“首届全国十大青年摄影家评选”“第五届世界摄影大会”等各种具有重要影响的活动。他策划创办的济南国际摄影双年展,在国内外都具有重要影响,是摄影界的一个重要国际文化品牌。曾毅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,是一位热衷于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。

纵观曾毅的摄影作品,观者感受最深的就是他的每一幅摄影作品里面都有饱满的情绪。让激烈的情绪充盈在每一幅作品间,这对于一个摄影师来说尤为难得。要知道摄影不等同于电影、不等同于绘画,摄影是摄影师把影像定格在某一个瞬间,用构图、光线、摄影师的人文感受、摄影师的情绪、摄影师的艺术理解……去跟观赏者交流。

曾毅的摄影作品非常具有时代特色,其快门下的每一幅作品都能紧紧与当下相呼应,并深入地把握住时代的脉搏。在深刻解析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之余,曾毅的摄影作品积极讴歌时代进步,弘扬正能量,努力关注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与状态。在他的很多表现和记录淳朴善良的农民和父老乡亲的作品里面,曾毅从摄影家及社会学家的视角,用一幅幅充满情感及人文关怀的摄影作品,记录了中国农村的时代转变,荡气回肠之余又不失人间烟火气。

曾毅的摄影作品里面充满了哲思与思辨。曾毅是一个善于把一些哲学思维发散在自己作品中的摄影师,他的摄影作品让人百读不厌的原因也正是源自于此。曾毅在其摄影作品中呈现的哲思与思辨是多向的,一方面是给观赏者的,一方面是给社会的,一方面是给时代的,甚至有一方面是留给自己的……

曾毅是一个敢于大胆创新,紧紧走在摄影技术革新前列的摄影家。在曾毅看来,摄影技术应该在社会的发展中起到积极作用,不抛弃传统摄影方式的同时,积极对接先进的摄影技术,通过新、旧摄影技术的结合,提升民众品位和审美意识。立足当下,展望未来,曾毅认为摄影虽只是瞬间的行为,光影无声,但要努力把这些瞬间变为永恒的经典。

叔本华说过:“天才能够洞察眼前的世界,进而发现到另一面世界。”祝福曾毅先生永远能拥有一双洞察世界的眼睛,带领观赏者去发现另一面的新世界。士不可以不弘毅,任重而道远。在摄影的途中,祝福曾毅能收获更多的美好,与观赏者分享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:向平 组版:陈明丽

□高军

1951年8月23日,巴金在济南对李健吾刚出版的新书《山东好》作了一番简单点评,反映了巴金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作家新作品的重视和思考,也留下一些引人回味的问题。

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华东分团副团长,又作为到沂水地委、专署这个组的主要负责人之一,22日巴金已经开了一上午会议。下午两点半开始,他和靳以用了差不多将近四个小时的时间,认真整理在沂南县召开的军烈属代表会议的有关记录。23日这天主要是在省政府会议室参加工作汇报,上午九点到十二点、下午三点至晚上八点都是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汇报,最后才由山东省政府秘书长孟东波作了工作总结。巴金称赞孟东波工作总结说:“孟作总结,话讲得很好。”(见巴金日记)

23日这天工作如此忙碌,巴金怎么会有时间点评李健吾的新作呢?

李健吾在1970年1月4日所写的《李健吾的简历》中说:“1951年冬季,华东文化部组织山东老区访问团,我被约参加,回来写《山东好》一书,在上海平明出版社刊行。”(见《点滴》2019年第4期)此处说法有误:山东老区访问团应为华东文艺访问调查团。华东文艺访问调查团于1951年1月31日至3月8日在山东作了36天的广泛访问,时任上海戏剧学院文学系主任李健吾满怀热情创作了新书《山东好》。这是他在1948年出版散文集《切梦刀》和话剧《青春》,新中国成立后创作出版的首部作品,1951年7月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。平明出版社是巴金以股份制形式于1949年12月创建的,1955年11月公私合营后并入新文艺出版社(简称新文艺社),前后历时6年。

巴金7月25日启程来山东的时候,李健吾的新书《山东好》刚刚由他负责的出版社出版,于是巴金就带了一部分。7月27日上午王统照和臧云远来看望来到山东的巴金,巴金当即即将《山东好》送给他们。

王统照此时担任山东省文教厅副厅长、省人民政府委员、山东省文联主席,肩负着领导全省文艺工作的重担。对于如何表现新时代的新生活,也有很多思考。对于李健吾不久前访问山东写的新作品,他进行了认真阅读。巴金一行24日下午就要离开山东,所以在23日上午,王统照专门与巴金抽时间讨论了纪实文学集《山东好》这本书。

关于《山东好》一书,苗得雨在《李健吾写〈山东好〉那段时光》(2009年28期《名作欣赏》)和《华东文艺访问调查团访山东》(2012年10月30日《大众日报》)中有介绍。李健吾当时45岁,他是怀着对老解放区的敬意,认真看、认真听、认真记录,边访问边写作,最后结集成了《山东好》。

《山东好》的主要内容可分为两类。一类写百姓。《向劳动人民学习》和《我爱这个时代》两章中,主要写莒南孙家钓鱼台女青年模范孙成聚、大山前送子参军的姚大娘、东良店识字班小先生李玉茵和莒县劳动模范吕鸿宾。里面又从姚大娘谈支前,写到沂南的民兵英雄——“铁雷司令”高运成等。《民兵英雄》从邵子南的《地雷阵》中“有千

万个李勇,闹得敌人心发慌”,写到滨海区的一些李勇式的人物,有莒南温泉水的李凤池、蒋凤友,临沐的马邦才,东海(今归江苏)的高广珍,并详细写了胶东的“活雷化虎”。特别是在《淹子崖》中专门写了一个400多人的村庄,全体村民与1000多个鬼子血战的故事。这次战斗,杀死砍死鬼子112人,村民中能战斗的300多人牺牲147人。新中国成立后,李健吾是第一个写淹子崖这个故事的人。《向民间艺人学习》一章中,写了青岛的扬琴剧《小二黑结婚》、郯城的民间艺人侯洪康和省文联地方戏曲研究室演出的《王登云休妻》及于寄愚介绍戏曲研究室的创建、演员林建华等的情况。在《农村剧团》一章中,又详细介绍了莒南县的群众文艺活动,“从大店到沿边(“筵宾”之当地读音),从沿边到洙边,村村秧歌队,庄庄有剧团”的情况,介绍了东良店、吕刘渰子剧团和演员吕学玉、梁怀玉等人。

另一类写文化人。在《毛主席的文艺先锋》中,先介绍的是早就闻名的、当时的山东省委宣传部长彭康和副部长夏征农。省委宣传部的“冯科长”冯毅之,讲他在战争中全家八口被日寇杀害,但坐在对面“跟一个平凡人一样”,令李健吾激动得“半晌说不出话来,这个来来往往骑自行车的黑汉子,是钢铁汉子”。还介绍了王统照、陶钝、王希坚等,介绍苗得雨时说,“能够赶早一步受到共产党的教育和培养,真是天大的福分。想到这里,我就眼红坐得远远的‘孩子诗人’苗得雨。他那本《早苗得雨》我读过,还介绍给我的孩子读过,还因为苗得雨的早熟把孩子训了一顿。”在介绍知侠时,说他和江风、李微冬“全戴着关东的皮帽子”。李健吾的结语是,山东的群众,山东的文艺工作者,“他们启发了我,也教育了我。”

李健吾的这些作品有急就章的味道,是听介绍与自己访问相结合写出来的,艺术上显得粗糙一些,和当时一些优秀作品相比有着较大差距,就是和李健吾自己的作品比,也不是最优秀的。李健吾在《走好第一步》(1952年6月22日《文汇报》第7版“文化广场”)中说得比较客观:“解放后,我也偶尔提笔写些东西,热情要我写,但是,检查下来,可以说,没有一篇不是小资产阶级的自白。《山东好》那本类似报告的集子,活活画出一个知识分子初次下乡的面貌,片面、匆促、感性;农民的形象,在我的笔底下,成了我这样神经质的人物。”但不容否认的是,这本书留下了一些当时生动、珍贵的资料,其价值自不能轻易否定。近来有人评价说:“李健吾的《山东好》……此书并无什么价值,一代批评大家居然也写出了这样的作品,让人感慨……”这是不够公正的。

8月23日上午,在繁忙的工作汇报中的间隙里,在巴金与王统照的交谈中,对于《山东好》巴金给出的评价是:“活泼有余,略欠扎实。”显示出巴金对老朋友的包容和理解。他们两个人对《山东好》的评价才是冷静和客观的,也为新创作指出了问题所在。因为对这次讨论很重视,巴金专门在当天的日记中记录了“与王剑三谈健吾文章”。

这次简单点评《山东好》,包含着很多时代因素,本身具有重要意义,同时这件事也是一件文坛趣话了。

【巴金在济南】

巴金点评李健吾新作

